

飞狐外传

(香港)
金庸 著



鹭江出版社

• 上 •

飞狐外传

(香港)

金庸 著



鹭江出版社

• 中 •

飞狐外传

(香港)

金庸著



鹭江出版社

· 下 ·

飞狐外传

(附续集雪山飞狐)

(上)

(香港) 金庸著

鹭江出版社

飞狐外传

(附续集雪山飞狐)

(中)

(香港) 金庸著

鹭江出版社

6.4

飞狐外传

(附续集雪山飞狐)

(下)

(香港) 金庸 著

鹭江出版社

(闽)新登字08号

飞狐外传

(上中下)

(香港)金庸

*

鹭江出版社出版

(厦门市莲花新村观远里19号)

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

江西印刷公司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29.75 插页6 字数644000

1985年1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4次印刷

印数：60001—90000册

ISBN 7-80533-844-2

I·167定价(上中下)16.20元

内容简介

**飞狐平定江湖怨 冷月宝刀斩群奸
不读金庸武侠 遗憾终生!**

香港金庸，是名震海内外的武侠小说大宗师，他的作品代表了中国武侠小说的最高水平。本书是金庸系列武侠小说中，最具代表性，最为畅销的作品之一。

一柄“冷月宝刀”引起天下武林高手大拼杀，引出一段错综复杂的武林恩怨。“冷月宝刀”乃辽东大侠胡一刀的遗物，“十八年前金面佛苗人凤误伤好友胡一刀，造成终身遗憾。十八年后，胡一刀儿子胡斐长大成人，身怀绝艺，追查仇人，为父报仇。然而，江湖险恶，武林迷离，恩怨难解……

乾隆皇帝私生子福康安，召开天下掌门人大会，意图对付红花会，搞乱武林，一举消灭反抗满清武林势力。胡斐与红花会群雄互相配合，击破了福康安的阴谋，团结了天下武林。胡斐也终于寻找到了杀父仇人——豪气千云的大英雄，意中人的父亲金面佛苗人凤，胡斐为父报仇的一刀到底劈下去还是不劈……

目 录

- 第 一 章 大雨商家堡(1)
- 第 二 章 宝刀和柔情(27)
- 第 三 章 英雄年少(52)
- 第 四 章 铁厅烈火(109)
- 第 五 章 血印石(154)
- 第 六 章 紫衣女郎(192)
- 第 七 章 风雨深宵古庙(236)
- 第 八 章 江湖风波恶(272)
- 第 九 章 毒手药王(301)
- 第 十 章 七心海棠(331)
- 第 十 一 章 恩仇之际(352)
- 第 十 二 章 古怪的盗党(376)
- 第 十 三 章 北京众武官(430)
- 第 十 四 章 紫罗衫动红烛移(458)
- 第 十 五 章 华拳四十八(485)
- 第 十 六 章 龙潭虎穴(526)
- 第 十 七 章 天下掌门人大会(546)
- 第 十 八 章 宝刀银针(595)
- 第 十 九 章 相见欢(629)

第二十章	恨无常	(677)
后 记	(725)
	附：雪山飞狐	(727)
后 记	(943)

第一章 大雨商家堡

“胡一刀，曲池，天枢！”

“苗人凤，地仓，合谷！”

一个嘶哑的嗓子低沉地叫着。叫声中充满着怨毒和愤怒，语声从牙齿缝中迸出来，似是千年万年、永恒的咒语，每一个字音上涂着血和仇恨。

突突突突四声响，四道金光闪动，四枝金镖连珠发出，射向两块木牌。

每块木牌的正面反面都绘着一个全身人形，一块上绘的是个浓髯粗豪的大汉，旁注“胡一刀”三字；另一块上绘的是个瘦长汉子，旁注“苗人凤”三字，人形上书明人体周身穴道。木牌下面接有一柄，两个身手矫捷的壮汉各持一牌，在练武厅中满厅游走。

大厅东北角一张椅子中坐着一个五十来岁的白发婆婆，口中喊着胡一刀或苗人凤穴道的名称。一个二十来岁的英俊少年劲装结束，镖囊中装着十几枝金镖，听得那婆婆喊出穴道名称，右手一扬，就是一道金光射出，钉向木牌。两个持牌壮汉头戴钢丝罩子，上身穿了厚棉袄再罩上牛皮背心，唯恐少年失了准头，金镖招呼到他们身上。两人竄高优低，摇

摆木牌，要让他不易打中。

大厅外的窗口，伏着一个少女，一个青年汉子。两人在窗纸上挖破了两个小孔，各用右眼凑着向里偷窥。两人见那少年身手不凡，发镖甚准，不由得互相对望了一眼，脸上都露出讶异的神色。

天空黑沉沉的堆满了乌云。大雨倾盆而下，夹着一阵阵的电闪雷轰，势道吓人。黄豆大的雨点打在地下，直溅到窗外两个少年男女的身上。

他们都身披雨衣，对厅上的事很感好奇，又再凑到窗洞上去看时，只听得那婆婆说道：“准头还可将就，就是没劲儿，今日就练到这里。”说着慢慢站起身来。

少女拉了那汉子一把，急忙转身，向外院走去。那汉子低声道：“这是什么玩意儿？”那少女道：“什么玩意儿？自然是练镖了。这人的准头算是很不错的了。”那汉子道：“难道练镖我也不懂？可是木牌上千么写了什么胡一刀、苗人凤？”那少女道：“这就有点邪门。你不懂，我怎么就懂了？咱们问爹爹去。”

这少女十八九岁年纪，一张圆圆的鹅蛋脸，眼珠子黑漆漆的，两颊晕红，周身透着一股青春活泼的气息。那汉子浓眉大眼，比那少女大着六七岁，神情粗豪，脸上生满紫色小疮，相貌虽然有点丑陋，但步履轻健，精神饱满，却也英气勃勃。

两人穿过院子，雨越下越大，泼得两人脸上都是水珠。少女取出手帕抹去脸上水滴，红红白白的脸经水一洗，更是显得娇嫩。那汉子呆呆地望着她，不由得呆住了。少女侧过头来，故意歪了雨笠，让竹笠上的雨水都流入了他衣领。那汉子看得出了神，竟自不觉。那少女噗哧一笑，轻轻叫了

声：“傻瓜！”走进花厅。

厅中炭首生了好大一堆火，二十多个人团团围着，在火旁烘烤给雨淋湿了的衣物。这群人身穿玄色或蓝色短衣，有的身上带着兵刃，是一群镖客、趟子手和脚夫。厅上站着三个武官打扮的汉子。这三人刚进来避雨，正在解去湿衣，突然见到这明艳照人的少女，不由得眼睛都是一亮。

那少女走到烤火的人群中间，把一个精干瘦削的老人拉在一旁，将适才在后厅见到的事情说了。那老人约莫五十来岁，精神健旺，头上微见花白，身高不过五尺，但目光炯炯，凛然有威。他听了那少女的话，眉头一皱，低声呵责道：“又去惹事生非！若是让人家知觉了，岂不是自讨没趣？”那少女伸伸舌头，笑道：“爹，这趟陪你老人家出来走镖，这可是第十八回挨骂啦。”那老人道：“我教你练功夫时，旁人来偷瞧，那怎么啦？”

那少女本来嬉皮笑脸，听父亲说了这句话，不禁心头一沉。她想起去年有人悄悄在场外偷瞧她父亲演武，父亲明明知道，却不说破，在试发袖箭之时，突然一箭，将那人打瞎了一只眼睛。总算他手下留情，劲道没使足，否则袖箭穿脑而过，那里还有命在？父亲后来说，偷师窥艺，乃是武林中的大忌，比偷窃财物更为人痛恨百倍。

那少女一想，倒有些后悔，适才不该那么说。那姑娘的脾气要强好胜，嘴上不肯服输，镖法也平常得紧，保管没人

“你这丫头，怎么开口就

声了，一个武官听到“百胜神拳马老镖头的女儿”几个字，瞧瞧这短小瘦削、骨头没几两重的干瘪老头，又横着眼一扫插在厅口那枝黄底黑丝线绣着一匹插翅飞马的镖旗，鼻中哼了一声，心想：“百胜神拳？吹得好大的气儿！”

原来这老者姓马，名行空，江湖上外号叫作“百胜神拳”。那少女是他的独生爱女马春花。这名字透着有些儿俗气，可是江湖上的武人，也只能给姑娘取个什么春啊花啊的名字。跟她一起偷看人家练镖的汉子姓徐，单名一个铮字，是马行空的徒弟。

徐铮蹲在火堆旁烤火，见那武官不住用眼瞟着师妹，不由得心头有气，向他怒目瞪了一眼。那武官刚好回过头来，与他目光顿时就对上了，心想你这小子横眉怒目干么，也是恶狠狠的瞪了他一眼。徐铮本就是霹雳火爆的脾气，眼见对方无礼，当下虎起了脸，目不转睛地瞪着那武官。

那武官约莫三十来岁，身高膀宽，一脸精悍之色。他哈哈一笑，向左边的同伴道：“你瞧这小子斗鸡儿似的，是你偷了他婆娘还是怎地？”那两个武官对着徐铮哈哈大笑。

徐铮大怒，霍地站起来，喝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那武官笑吟吟的道：“我说，小子唉，我说错啦，我跟你陪不是。”

徐铮性子直，听到人家陪不是，也就算了，正要坐下，那人

“知道人家不是偷了你婆娘，准是偷了你妹子。”

上去动手，马行空喝道：“铮儿，

道：“师父，你……你

家官老爷们，爱说几句笑

话，可别当真。

意。

马春花见这三人无礼，要待发作，却知爹爹素来不肯得罪官府，寻思怎生想个法儿，跟这三个臭官儿打一场架。突然电光一闪，照得满厅光亮，接着一个焦雷，震得各人耳朵嗡嗡发响，这霹雳便象是打在这厅上一一般。天上就似开了缺口，雨水大片大片的泼将下来。

雨声中只听得门口一人说道：“这雨实在大得很了，只得借光在宝庄避一避。”庄上一名男仆说道：“厅上有火，大爷请进吧。”

厅门推开，进来一男一女，男的长身玉立，气宇轩昂，背上负着一个包裹，三十七八岁年纪。女的约莫二十二三岁，肤光胜雪，眉目如画，竟是一个绝色丽人。马春花本来算得是个美女，但这两人一到，立时就比了下去。两人没穿雨衣，那少妇身上披着男子的外衣，已然全身尽湿。那男子携着少妇的手，两人神态亲密，似是一对新婚夫妇。那男子找了一捆麦秆，在地下铺平了，扶着少妇坐下，显得十分的温柔体贴。这二人衣饰都很华贵，少妇头上插着一支镶珠的黄金凤头钗，看那珍珠儿有小指头大小，光滑浑圆，甚是珍贵。马行空暗暗纳罕：“这一带道上甚不太平，强徒出没，这一对夫妇非富即贵，为何不带一名侍从，两个儿孤孤单单的赶路？”饶是他在江湖上混了一世，却也猜不透这二人的来路。

马春花见那少妇神情委顿，双目红肿，自是途上遇上大雨，十分辛苦，这般穿了湿衣烤火，湿气逼到体内，非生一场大病不可，当下打开衣箱，取出一套自己的衣服，走近去低声说道：“娘子，我这套粗布衣服，你换一换，待你烘干衣衫，再换回吧。”那少妇好生感激，向她一笑，站起身来，目光中似乎在向丈夫询问。那男子点点头，也向马春花一笑

示谢。那少妇拉了马春花的手，两个女子到后厅去借房换衣。

三个武官互相一望，脸上现出特异神色，心中都在想象那少妇换衣之时，定然美不可言。适才和徐铮斗口的那个武官最是大胆，低声道：“我瞧瞧去。”另一个笑道：“老何，别胡闹。”那姓何的武官眨眨眼睛，站起身来，跨出几步，一转念，从地下拾起腰刀，挂在身上。

徐铮受了他的羞辱，心中一直气愤，见他走向后院，转头向师父望了一眼，只见马行空闭着眼睛在养神，又见戚杨两位镖头、五个趟子手和十多名脚夫守在镖车之旁，严行戒备，决不致出了乱子，于是跟随在那武官身后。

那武官听到背后脚步响，转过头来，见是徐铮，咧嘴一笑道：“小子，你好！”徐铮道：“臭官儿，你好。”那武官笑道：“想挨揍，是不是？”徐铮道：“是啊。我师父不许打你。咱们悄悄的打上一架，好不好？”那武官自恃武艺了得，没将这楞小子瞧在眼里，只是见他镖行人多，己方只有三人，若是群殴，定要吃亏，这楞小子要悄悄打架，那是再好也没有，便笑着点头道：“好啊，咱们走得远些。若是给你师父听见了，这架就打不成。”

两人穿过天井，要寻个没人的所在动手，忽见回廊上转出一个来。那人身穿绸袍，眉清目秀，正是适才练镖的少年。徐铮心中一动：“借他的武厅打架最好不过！”于是上前一抱拳，说道：“兄长请了。”那少年还了一揖，说道：“达官有何吩咐？”徐铮指着武官道：“在下跟这个总爷有点小过节，想借兄长的练武厅一用。”那少年好生奇怪，心道：“你怎知我家有练武厅？”但学武之人，听到别人要比武打架，可比什么都欢喜，当即答道：“好极，好极！”当

下领了二人走进练武厅。

这时老婆婆和庄丁都已散去，练武厅上更无旁人。那武官见四壁军器架上刀枪剑戟一应俱全，此外沙包、箭靶、石锁、石鼓放得满地，西首地下还安着七十二根梅花桩，暗暗点头，心想：“原来这一家人会武，只怕功夫还不错。”于是向那少年一抱拳，说道：“在下来贵庄避雨，还没请教主人高姓大名。”那少年忙即还礼，说道：“小人姓商，名宝震。两位高姓大名？”徐铮抢着道：“我叫徐铮，我师父是飞马镖局总镖头，百胜神拳马行空。”说着向武官瞪了一眼，心道：“你听了我师父的名头，可知道厉害了吗？”

商宝震拱手道：“久仰，久仰。请教这一位。”那武官道：“在下是御前侍卫何思豪。”商宝震道：“原来是一位侍卫大人。小人素闻京师有大内十八高手，想来何大人都是知交。”何思豪道：“那大半也相熟的。”其实皇帝身边的侍卫共分四等，侍卫领班，什长，一、二、三等及蓝翎侍卫，都由正黄、镶黄、正白内三族的宗室亲贵子弟充任。汉侍卫属于第四等，这何思豪在侍卫处中只是最末等的蓝翎汉侍卫，所谓大内十八高手，那是他识得人家，人家就不识得他了。

徐铮大声道：“商公子，你就给做个公证。我跟这姓何的公公平平打一架，不管是谁输谁赢，都不许向旁人说起。”他是生怕师父知道了责骂。何思豪哈哈笑道：“胜了你这楞小子不足为武，还值得向旁人吹大气的么？楞小子，上啊。”一捋长袍，拉开袍角，在腰带中塞好。徐铮脱下长袍，将辫子盘在头顶，摆个“对拳”，双足并拢，双手握拳相对，倒是神定气闲。

何思豪见他这姿式是“查拳”门人和人动手的起手式，已放下了一大半心，心道：“什么百胜神拳！这查拳三岁小孩